

蘇俄独幕劇集



白 茶

蘇俄獨幕劇集

曹靖華譯

開明書店

白 茶

每冊售價人民幣六〇〇〇元

己(茶5420)

譯 者	曹 靖 華
出 版 者	關 明 書 店 (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)
發 行 者	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 聯 合 組 織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(北京絨線胡同63—67號)
印 刷 者	永 盛 協 印 務 局 (上海長壽路七四號)

1927年4月未名一版

85P. 36K

1951年1月開明五版(滬1-50(0))

有著作權*不准翻印

目 錄

白茶（班珂）	一
永久的女性（奧聶良）	五
小麻雀（伯蘭次維基）	六
千方百計（亞穆柏）	二一
可憐的斐迦（亞穆柏）	二五

茶 白

著 珂 斑

人 物

巴利克

沃洛迦

革力布

大學的學生。

學生甲

學生乙

咖啡館的歌女。

林娜

女裁縫。

娜迦

公寓的夥計。

此劇在九十年代發生於有大學的一個城市裏邊。

佈景

下等公寓裏邊一間大學生住的房間，佈置得很平常的樣子；沿着左邊的牆放了兩張牀；一張牀靠外邊一點，一張靠裏邊一點。在兩張牀之間放了一張抽屜櫃。在這張牀下放着一個籃子，那張牀下放着一個箱子。在牆角裏放着一個平常的洗臉盆，裏邊放着茶杯和水罐子。對面牆跟前放着一張睡椅。在中間牆跟前放着一張方桌，上邊放着書，紙，帽子，玻璃杯，茶杯等。抽屜櫃上，睡椅上各處擲的都是書。有一本書擲在牀上的腳頭裏。在中間牆的左邊一道門。巴利克在靠外邊的一張牀上躺着，沃洛迦在那一張牀上躺着。他們都是同班的學生。巴利克穿着制服，沃洛迦沒有穿制服，蓋着被子，露着腳，穿着長靴。都不作聲。

巴
沃洛迦，你睡着了嗎？

沃| 睡着了。

巴| 睡的很熟嗎？

沃| 睡的好像死人一樣。

巴| 那麼，你不想喫飯嗎？

沃| 滾開吧！

巴| (少停。)(唱着)

醫生跑到醫生前，

醫生向醫生說：

「朋友，我們怎麼去問一間

到何處喫飯？」

醫生回醫生說：

「『畫餅』就是我們的午餐！」

沃洛迦！我這一份也送給你喫了吧！

沃 | 你說的笑話也並不見得怎麼樣的可笑，還不如你不作聲的睡下不至於覺得餓的慌吧！

巴 | 哦，睡吧！讓你睡下去夢見古來一切的餓死鬼吧！

沃 | 我不敢，你去夢見吧！

巴 | 好了！

（沃洛迦臉轉向牆小停。）

沃 | （臉又轉向巴利克說。）幾點鐘了？

巴 | 你教我看那一個鐘呢？看日規呢……還是教我看當在當舖的那一個鐘呢？

沃 | （帶著生氣的樣子。）你告訴我幾點鐘了吧。

巴 | 看一看你的當票就得了……

沃 | （很生氣的起來，走到抽屜櫃跟前看了看鬧鐘。）十一點四十分了。（咬著指甲在

室內走來走去的走着。什麼時候才是我們喫最後的一頓飯呢？

大概在石器時代罷。

沃 | 巴 |
(笑了笑又沉思起來。)我們不過昨天兩點鐘的時候喫了一頓飯；昨晚沒有喫飯，今早又沒有喫飯。

巴 |
這有什麼法想呢……

沃 |
我們快一天一夜都沒有喫飯了……唉！

巴 |
別計較這些了；將來挨餓的日子長着呢……

沃 |
我問你革力布大概有錢吧？你想怎麼樣？

巴 |
革力布有一個禿頭，有一個沒牙禿子的老大娘；這些合起來連一個錢也值不到！

沃 |
巴利克，你說話太粗野了！

巴 |
沃洛迦，你說話太下賤了！實在太下賤了！

(少停。)

管他呢，無論什麼時候我都不想着喫飯！

別瞎扯了；上禮拜你還是想着呢。

你這樣瞎說着開心，不如你去向誰借點錢吧？

去向掌櫃借一回吧！（冷的縮縮了起來。）這樣冷的天氣，他連火也不給生！他真有點混蛋了！我們不過兩個月沒有交他房錢。

你真討厭人，我要走了。

到什麼地方去？

（毅然決然的把制服穿上，猶豫著咬着指甲。）

（無聊的向上吐着。）

起來吧，你這廢物！起來想個法子吧。

我睡下已經好了。請你招呼叫把火壺拿來吧。

可是茶葉和糖你自己做嗎？

巴 我並不是來燒茶，我是要他來裝樣子的。不然就是教聽差的看書也覺得太寒酸了。人家都起來了，可是火壺還不叫拿來。就是一個衣服襤褸的乞丐，面子也是要緊的。

叫把火壺拿來！

沃 這不過是你自己氣自己的吧了。（按鈴。）

夥計（入）

巴（氣着）把火壺拿來！

夥計 不要買什麼東西嗎？

巴 不買什麼！你買什麼不買，沃洛迦？

沃 不買把火壺快拿來！

夥計 就拿來（出）

沃 巴利克！向他借半塊錢嗎？

巴 借是可以的，就是怕他不給……

沃 | 我來試一試。

夥計 (把火壺拿進來)

沃 | 啐……我告訴你……喂……夥計!

夥計 要什麼?

沃 | 那麼……那麼……那麼着……給我…… (半吞半吐) 給我漱口孟子拿來!

夥計 就拿來。(出)

巴 | 哈——哈——哈! 你怎麼連這一點膽子都沒有?

沃 | (無精打采的樣子) 這太說不出口了!

巴 | 面子還要緊嗎?

沃 | 如果沒有飯喫還要面子幹什麼用! 我問他借好了!

(夥計把漱口孟子拿來, 放到那裏, 向門走去)

沃 | 夥計!

夥計 要什麼？

沃| 就是這個。我的一張郵局的匯票。這不是（到衣袋裏掏出一張票單，在手裏攪着。）

匯票你明白嗎——要領錢了！你明白嗎？

夥計 明白。這有什麼不明白呢？

沃| 二十五塊錢！明白嗎？

夥計 明白。

沃| 但是，今天趕不上領了。

夥計 怎麼趕不上領到兩點鐘才領錢呢！

沃| 這還得要學校的擔保……真是麻煩。（向巴利克。）你想怎麼樣——能來得及

嗎？

巴| （讪笑着）我想來得及。

沃| （咬着牙）你這傻瓜！（向夥計膽大了一點說。）那麼，夥計，請你借給我一點錢吧，

明天我到郵局取來就還你。

夥計 我沒有。

沃 沒有嗎？

夥計 我從那兒會有錢呢？

沃 沒有就算了！去你的吧。

（夥計出。）

巴 借錢又沒有希望了！

沃 滾開吧！你自己把事情弄壞了，並且還來嘲弄人。

巴 哈——哈——哈！你給他看的什麼，不是匯票；是入門證吧？

沃 是入門證。

巴 這到不錯……唉，別氣了；倒茶吧！

沃 你怕是餓瘋了吧？……（指着額頭。）在這裏有點瘋了吧？

巴| 我倒茶是裝樣子的，是裝樣子的！

沃| 裝樣子幹嗎的，我不願自己來哄自己的肚皮！

巴| （站起來。）不喝，我自己來喝。（走到桌子跟前，洗着茶壺。）

沃| 還要洗一洗，好像真預備喝茶的一樣。

巴| 你知道我是一個神祕主義者，我很相信降神術，我這麼一弄，那茶神馬上都下降了！

（往茶壺裏倒上水，放到火壺上。預備着茶杯，一切都是很鄭重其事的樣子做着。）

沃| 最好把那空茶葉盒子也放到茶壺上，把包糖的紙放到桌子上。（把這些都由寫字

桌上拿來。）

巴| 好了，差不多好像真的一樣。爲什麼呢？（做着。）請坐下吧，你做我們的餓客好

了……

（有敲門的聲音。）

巴| 請進來吧！

(夥計入)

夥計 掌櫃要錢了。

巴 好吧。這個很湊巧……

夥計 掌櫃很生氣的。

巴 生氣嗎？告訴他好了；就說生氣不但無益而且是很蠢的事。康德說：「生氣——就是爲着別人的過失來懲罰自己……」你記着康德說的……

夥計 他說要告你們的。

巴 可不是，這也是個好法子。

夥計 叫我拿什麼話去回告掌櫃呢？

巴 我也不知道拿什麼話去回告他。一切我要說的話我已經都告訴他了。

夥計 明天可以交錢吧？

巴 明天爲什麼要明天？爲什麼明天的日子要比別的日子特別些？不論那一天都是一